

大跃进中的安徽妇女

植棉姑娘



安徽人民出版社

好

植棉姑娘
沈冰等著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合肥市金寨路）

安徽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2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frac{13}{16}$ 字数：17,000

1959年12月第1版

1959年12月合肥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统一书号：3102·80

定价：(6) 0.09元

目 录

- 植棉战线上的新人 沈 冰 (1)
- 七女种棉花 刘家松 (13)
- 十一妮种棉花 李爱兰 (20)

植棉战线上的新人

沈冰

丰收景象

万里晴空，只有几朵淡淡的白云悠闲地飞来飞去。大地上，一眼望不到边的棉田，绿叶银花，果实累累。人们忙碌地摘着棉桃，他们笑着，唱着。好一幅喜煞人的丰收景象啊！

肖（县）黄（口）公路旁边，王堂村背后，有一块六亩五分棉田。在这里收棉花的人，男女老少足有几十个。棉棵长得很高，每棵都有七尺多，个子矮的人要踮着脚尖才能摸到顶部。棉花这样好，难怪人们一个个笑得嘴都合不拢来，恰象熟透了的棉桃。

公路上，运棉花的人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前来帮助收棉花的黄口镇上的小学生们，抬着装满棉花的箩筐，一边走，一边扭。不知谁顺口唱了一句“亩产棉花三千斤哪，吆喂唉哟！”后面一个顽皮的小学生接着唱道：“可是真的啊？”前面那个小学生马上回唱道：“怎么不是呵！”大家被这一唱一和的唱腔引得哈哈大笑。接着大家不约而同地一齐唱了起来。欢乐的歌声在田野里回荡着。

李素英和孙秀英，五女植棉小组的两位青年妇女，今天显得特别高兴。是的，克服过多少困难，战胜过各种灾害，才获得了丰收。今天，当她们收获自己劳动果实的时候，怎不高兴呢！

正当大家唱得起劲时，素英和秀英两人抬着象棵小树样的

棉花，快步往庄里跑去。尽管后面有人在喊她们，她们头也不回，一溜烟地鑽到庄里去了。

一会儿，她们来到了秀英家。秀英的婆婆，是个半通路的瞎子，这时正坐在門口逗着孩子玩呢。秀英把这棵棉花抬到婆婆面前，扯着她的衣服說：“娘，快来摸摸咱们的棉棵有多大。”婆婆站起来，順着棉棵向上摸去，踮着脚尖还摸不到頂。她的手愈往上摸，嘴咧得愈大，两道眉毛揚得高高的。

“这样高大的棉棵，真沒想到。我眼睛看不见，手摸摸也是喜欢的。”秀英婆婆兴奋地說着。

“您不再說咱们妇道人家搞不出什么名堂了吧！”素英年青嘴快，见她这样高兴，不由得頂她一句。

“你这个貧嘴丫头！”她一边笑罵着，一边伸手要打素英。素英机灵地往旁边一闪，巴掌落了个空。

堆滿了棉花的場上，更是一幅熱鬧景象。雪白的棉花，映得人們的眼睛发亮。年青的姑娘們兴奋地在棉堆上滚来滚去，身上黏滿了花絮，如同白雪公主一般。报社来的記者們，前后左右地跑来跑去，忙着选取最好的镜头拍照。正在菜园里种菜的王广生老太爷，因为有些保守思想，过去曾經不相信她们种的棉花能高产，現在几次想来看看，但有些不好意思。最后，还是止不住內心的喜悦，被这欢乐的人群吸引来了。他站在雪白的棉堆面前，伸手抓了一把棉花，欢喜得不知說什么好。

看見王广生走来，有人故意拍拍他的肩膀：“老大爷，你看这棉花一亩能收多少斤？”他用手摸着胡子：“这块地棉花强，亩产怕要超过千斤关了。”这时，李玉华从收購站回来，刚好听到最后一句，便回答道：“刚才收購站的同志已經来称过，六亩五分地，共收二万一千七百七十五斤籽棉，平均亩产三千三百五十斤。”

接着她又俏皮地說：“千斤关？怕要闖过三个了！”“怎么？亩产三千多斤呀！”玉华点点头。老大爷的两眼睜得滚圆。玉华話一出口，很快就传开了，大家都把大拇指翘着說：“真了不起！”

五女一条心

那是1957年的事了。中共肖县县委在黄口鎮召开积极分子大会。李玉华、李素英两人都出席了。会上，县委号召大家积极开展大增产运动，多多生产粮食和棉花，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設，改善群众生活。听了县委的报告，当时很多人都上台表示态度，提出爭取高額丰产的計划指标。李素英虽然当时还是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可是她想：“別人都爭取高产，自己能落后嗎？不能。”于是她一把拉住玉华，說道：“人家胡庄能够培养丰产棉，咱們和人家庄連庄，为什么不能培养丰产棉呢？”玉华本来心里早有打算，听素英这样一說，正合自己的心意：“好，咱們也培养一块丰产棉，和胡庄赛一赛。”于是，玉华就在会上代表她們王堂村的妇女表示了态度：“保証培养高額丰产棉，每亩产量五百斤（籽棉），爭取一千斤。”

会后，她們回到家里，就把这次大会的精神向社員們进行了传达，并且說明她們要搞丰产棉的打算。大家听了非常高兴。但是也有不少人存在着保守思想。听說計划产量这样高，都不相信。有的說：“棉花产量再高，每亩也超不出一百斤，你們要收一千斤，恐怕連棉柴一起算，还不知道够不够斤两呢！”可是玉华、素英听了，根本不理睬。

为了搞丰产棉，晚上，玉华、素英分头把孙秀英、梁春兰、王素英找来。这些人都是平时要好的朋友，又是全村的骨干。她們五个人坐在西場上大土棚里，就开始研究起培养丰产棉的事

来。玉华提出要搞丰产棉，大家都很赞成。只有孙秀英开始有点犹豫。她说：“咱们技术低，要是搞不成，人家会笑话。”王素英是个天真的小姑娘，别看她年纪小，却不赞成秀英的说法。她说：“‘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咱们技术低不能学吗？”只要不怕下苦功夫，就一定能成功。”她的声音很低，可是很有力量，说的秀英连连点头：“对，不会咱们就学。”玉华看见秀英思想通了，便接上去说：“咱们妇女要不是听党的话那有今天？种庄稼也是这样。只要听党的话，一定能增产。”

第二天，这五个年轻妇女就开始选地，翻土。没有肥料，玉华首先把自家三间破屋的老墙土扒了，换了六座旧墙头；她们又扒了几口老锅框，捞了一些塘泥，并把全村所有的公共厕所挖了一遍。每天起五更，睡半夜，整整忙了一冬天，运了两百多车粪。接着，她们请老农帮助深犁了两次地。

1958年1月，社里开会讨论生产，各生产队都来分配肥料。胡庄胡德安的丰产棉田分了二百车肥料。玉华问社主任胡德才：“咱们也计划种一块丰产棉，社里能给我们多少肥料？”社主任一听玉华她们也要搞什么丰产棉，迟疑了一下，说：“玉华，丰产棉是咱们社里统一安排。这不象绣花、烙饼那么简单，你们妇女不懂技术，怎么能培养丰产棉？”停了一会，他又接着说：“要知道，咱们社是有名的。你们搞不好，个人失败事小，社的名誉事大。你是生产队长，不安分守己领导队里生产，尽胡闹！”玉华本来高高兴兴地来要肥料，听社主任这么一说，很不服气，便说：“我向领导保证：如果胡庄的丰产棉每亩能收二千斤，咱们决不比他们少收一斤。社里分给胡庄多少肥料，也应该分给我们多少。”可是社主任怎么也不给。这时旁边有人插话道：“你们妇女没有技术，不懂地性，给你们肥料也会把棉桃顶掉的。”接着便是一阵哄然大笑。

玉华听了气得什么似的。心想：“生产还没有开始，就碰到这么多困难，丰产棉不搞也算了，省得惹这些闷气。”可是转而一想：“不对，这不是什么个人的事，是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多收棉花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我决不能向困难低头。”这样，勇气又增加了。于是她斩钉截铁地说：“你们不要瞧不起人，咱们一定要把丰产棉搞好。不信，咱们和胡庄比比看！”

玉华气呼呼地离开了会场，往回走着。这时，素英、春兰等几个人老远地看见了便迎了上来。大家一齐关心地问玉华：“社里给咱们多少肥料？”玉华怕说出胡主任不给肥料，松了大家的劲，就努力装出一副笑脸：“咱们尽管放心干吧，社里大力支持。”大家听了都很高兴。过了一会，玉华悄悄地把李素英拉到一边，低声说道：“胡主任不同意咱们搞丰产棉，一点肥料也不给。”素英一听，非常恼火，马上要去找社主任。玉华一把拉住她，说：“依我看，咱们先干着再说。没有肥料，咱们自己想办法，非干出名堂给他们瞧瞧。”素英连连点头，认为玉华讲得有道理，用力拍了一下她的肩：“好，就这么办！”

为了解决肥料问题，每天天不亮她们就起床挖粪池。中午，别人休息了，她们也不休息。这样终于挖好了一个大粪池。接着她们就砍草沤绿肥。有的肩膀磨肿了，手起了泡，从没有谁叫一声苦。

一天，秀英例外地上工迟到了，眼睛红红的，一声不响，只管低头砍草。玉华心想：秀英一定有了什么委屈。便有意和她靠得近些，低声问道：“秀英，你哭了？”连问几声，秀英只管流眼泪，依然不吭声。这时，梁春兰、李素英、王素英也都发觉了，一齐过来关心地问孙秀英。她才慢吞吞地说出了情况。原来，她每天忙着搞丰产田，没有功夫照管孩子，婆婆整天噜嗦不休。急了，她就和婆婆吵了起来。大家听了都笑着说：原来为这么一点小事；

玉华說：“生产这样忙，照顧孩子也的确是个問題。还是大家想个办法看看今后怎样解决吧！”討論結果，关于带孩子問題，决定成立一个临时托儿組。秀英家庭由玉华去她家和解和解，向秀英婆婆說明种丰产棉的道理，打通老人家的思想，爭取她的支持。由于解决了带孩子問題，秀英家庭也不鬧什么糾紛，大家可以安心生产了。

困难吓不倒

施足了肥，整好了地，单等着播种了，可是不知道究竟那天应该播种。这几天，玉华天天去胡庄看动静，看看他們那天播种。

一天大清早，玉华站在村口，远远看到胡庄丰产棉的播种队出发了。她便急忙走回去找到素英她們几个人，拿鋤头的拿鋤头，运种子的运种子。种子运到地里，当真要播种时，大家却发愁了：丰产棉应该怎么种？多寬多密才合适？你看我，我看你，都拿不定主张。还是王素英想了个办法，她說：“咱們带根秫稽到胡庄丰产田去量量，他們种多远一棵，咱們也种多远一棵。”大家齐声說好。于是玉华就拿了一根秫稽去了。一会儿，玉华回来了，大家便比划着打壟坎壟，把种子播下地。

棉种播下了，那天才能出苗呢？每天，她們都到地里去看看。一天，两天，一連过了四五天，还不見棉苗出土，她們有点急了。又小心地浅鋤一次。大約过了十天光景，苗儿出齐了，并不比胡庄的差。“見苗三分收”，当她們看見綠油油的棉苗时，心里真快活。

棉苗出土不久就发现了虫害。有的虫吸食棉苗的浆液，有的虫把棉苗咬断了。虫害严重地危害着棉苗的生长。为了集中力量消除虫害，搞好丰产棉，玉华就和副队长商量，暂时把大田

的活交給他負責；她一面去向胡德安討教治虫方法，一面組織大家噴洒農葯，大力捉虫。經過一個星期的努力，終於把虫捉光了。這樣，不僅消滅了病虫害，同時也學到了不少除虫技術。現在她們照眼一看，就能知道這棵棉花生了什麼虫或者害了什麼病，該用什麼辦法醫治。特別是梁春蘭，她只要一看看生虫的棉棵，不但能知道是生了什麼虫，還能知道虫藏在那裡，一伸手就把虫捉出來。

七月初，棉苗一尺多高了，但是長得並不旺。胡庄豐產田的棉苗也是如此。經過討論，她們就派玉華到七里路遠的全國農業勞動模範孫經厚那裡去學習。

一天中午，剛吃過飯，玉華顧不得休息，就冒着炎熱的太陽出發了。還沒有到孫經厚的豐產田，老遠就看到一片蔥郁的棉田，綠油油的，棵棵象水仙一般。玉華高興極了，就大一步小一步急忙來到孫經厚的家。

孫經厚是個有名的植棉勞動模範，對於植棉有着豐富的先進經驗。他聽說玉華前來學習植棉技術，很是高興，就把植棉過程中一点一滴的經驗全都熱情地向玉華作了介紹。直到天快黑了，玉華才匆匆趕回來。

晚上，玉華把她們姐妹幾個找來了。她還沒有開口，素英就著急地問：“孫經厚的棉花長得怎樣？”秀英忙接上一句：“那還用說！人家是老模範，棉棵還不長得象水仙一樣嗎！”玉華笑道：“可不是？人家的棉棵長得真象水仙一樣。”“他可說咱們的棉花為什麼不旺呢？”大家爭着問道。玉華說：“說啦，他說咱們的棉花是受了旱……。”接着就把學來的一套經驗詳細地說了一遍。這時雖然夜已深了，人們都已睡覺了，可是她們每個人仍然睜着發亮的眼睛，出神地聽着玉華的介紹。

有了門路，大家興奮極了，恨不得馬上就把棉棵救過來，因

此玉华話一落音，素英便接上說道：“缺水？那好办，咱們就挑水澆。找水桶去，今晚就干。”大家一致同意。于是就連夜动手干起来。

她們五个人，五副水桶，一面挑，一面澆，嘴里不住地哼着小調，大家越干越起劲，一直干到后半夜，三星当空，把附近一口井和一条小沟里的水全挑干了，才开始睡觉。她們五个人一并排地睡在地头一小块坎滩上。天空閃閃灼灼的星儿在挤着眼睛，草地軟綿綿的，躺在上面真舒服。

天气越来越热，棉花都已結鈴开花了。不論白天黑夜，她們都在棉田里象綉花一样地鋤草追肥、整枝打杈，同时还要挑水抗旱。衣服整天被汗水、露水浸透了，她們也顧不得換洗。中午，社員們都已回家吃飯休息了，她們却在地头吃着从家里帶來的剩馍，渴了就喝些冷水，吃过以后又鑽进棉田繼續干活。疲倦了，她們就唱唱歌，身上被汗水醃得难受，她們就跑到小沟里洗个澡，实在疲倦得不行，才倒在地头睡一会。如果誰先醒来，就互相喊一声，又一齐鑽进棉田干活。她們就是这样“地头当床头，堰头当枕头”，一連坚持了半个多月沒有回家。

旱苗得了水，又得了化肥，很快由黄变青，一天一个样，不到半个月，棉棵便有三尺高了。看着这样好的棉棵，她們心里真有說不出的高兴。

亲切的关怀

一天，黄口区委書記王文書同志騎着脚踏車去县里开会。他走到王堂村的背后，忽然看到一块葱葱郁郁的棉田，不由得停下車来。走近前一看，棉花枝大桃多，禁不住嘖嘖称赞起来：“这是誰培养的丰产棉，长得这样好？”玉华她們正在棉田里干活，听

到有人講話，一齐从棉棵里走出来，一見是王書記，大家便忙着招呼了一声。李素英心直口快，見了王書記象見了亲人一样，便訴苦道：“你說咱們棉花好，胡主任还偏說咱們不行呢！”接着就把經過情形原原本本告訴了王書記。王書記大大鼓勵了她們一番，并且告訴她們：“你們放心，党支持你們。胡主任今后一定会改变态度的。”因为他还要去开会，說罢便騎着車子走了。

从这以后，县委、区委的負責同志就經常到这里来，給了她們很多寶貴的指示，并且派技術員前来指导。区委王書記还亲自給这块丰产田命名为“五女卫星田”。社主任胡德才同志也检查了自己的保守思想，时常来帮助她們解决技术、肥料和农葯上的困难，还組織干部和社員来这里参观学习。亲爱的党象母亲一样无微不至地关怀她們，这給了她們无比的力量，她們的干劲更大了。

大旱刚过，又是連綿不断的阴雨，很多棉桃都脫落了。每当她們从地里拾起这些脫落的棉桃的时候，就难过得直淌眼淚。玉华年紀比較大些，看到大家愁的那个样子，鼓励大家說：“不用愁，咱們开动腦筋，一定能想出办法来。”嘴里这样說，可是想什么办法呢？玉华自己也不知道。

夜里，又下了雨。玉华和素英睡在同一間屋里。玉华听着淅瀝的雨声，彷彿滴滴雨水都打在自己的心上。她翻来复去怎么也睡不着。素英也睜着两眼出神。她終於压不住內心的煩悶，长长地噓了一口气。

“素英，你还没有睡嗎？”玉华問。

“沒有。棉桃落了这么多，我那能睡得着。”素英一面回答，接着又問道：“怎么，你也没有睡嗎？”还没等玉华回答，素英接着說道：

“玉华，我倒想了一个办法，不知可管用？”

“什么办法？你說說看。”玉华着急地問。

“棉花落鈴，恐怕主要是因为花受了雨。如果下雨以前把花帽捏起来，花受不到雨，可能就不会落了！”

“捏花帽是个办法。可是天一个劲地下雨，棉棵长得太快，劲使不到棉桃上去，怕也是个原因。如果能想个办法，不讓它长得太快，也許会好些。”

“对，可是現在打頂心还太早，怎么办呢？”素英想出了神。过了一会又接着說：

“不能打頂心，能不能用鉄鍬把棉棵旁边的根軋断。可是就怕把棉棵給軋死了。”

“咱們先試两棵看看。”玉华停了一下說。

“好，咱們就先試試。明天再去找技术員，他也許有許多办法的。”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她們越說越有劲。直到天快亮了，才迷迷糊糊地睡去。

第二天天刚亮，她俩就起床了。把大家找了来，并把昨晚想的办法告訴大家。吃过早飯，玉华又把技术員請来。技术員給了她們很大幫助。保桃有了办法，大家的信心提高了。噴农葯、打杈、打边心、摸株、授粉、捏花帽……每天从早到晚，她們几乎都呆在棉田里。

开始棉棵小，她們还能站在田里工作。后来棉棵渐渐大了，人站着耨草培土很不方便。她們便坐着，蹲着或者爬在地上干。雨后地下很湿，沒法下脚，她們干脆就用布把膝盖包上，赤脚爬进去培土。因为长时间悶在水里，手脚溼起了很多大疙瘩，以后都脫了皮；膝盖都磨起了茧；衣服上更是經常沾滿厚厚的一层泥土。

每天，从上午五点钟到十一点鐘，是棉花开放最旺盛的时候，她們每人拿着毛笔站在花丛里，用笔尖給棉花授粉。想想吧，

每亩棉花平均有四千七百多棵，每棵又有好多朵花，六亩五分棉花棵棵都要授粉，这需要多么坚强的毅力啊！正是因为她们有着战胜一切困难的决心，有着顽强的战斗意志，日日夜夜在棉田里辛勤地劳动着，才终于获得了平均亩产三千三百五十斤（籽棉）的高产。

幸福的会见

丰收的喜讯很快传开了。五女卫星田被评为集体模范单位。她们派代表出席了省和县召开的劳动模范代表大会。李素英和李玉华还分别出席了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和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在这两个大会上，党中央负责同志作了许多宝贵的指示。来自各地的模范人物，也相互交流了经验。李素英和李玉华从大会上学到了很多知识，觉得眼睛更加明亮了。

特别使李素英感到幸福的，是她在大会上光荣地会见了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这是一个多么珍贵的时刻啊！当李素英怀着激动的心情紧紧地握住毛主席那双温暖的大手时，这个从小就失去母亲的孤儿，真象重新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不，它比母爱不知要强多少倍啊！她的两支明亮的大眼睛，闪着幸福的浪花，半晌才说出一句：“主席，你身体好！”

开会回来，李素英和李玉华的干劲更足了。她们向干部和社员传达了大会的精神。许多人都争着要来握李素英这双曾被毛主席握过的手，要她一遍又一遍地讲述在北京会见毛主席的情形。大家听了，也都感到非常兴奋，纷纷表示要向她们五人学习。于是，王堂村周围几十里路，到处都掀起了“学五女，放卫星，争取秋后上北京”的运动。李玉华、李素英、梁春兰、孙秀英、

王素英这五个姊妹呢，她们的手更加紧紧地握在一起，团结得像一个人。她们也表示：决不骄傲自满，一定虚心向大家学习。她们重新检查了1958年棉花丰产的经验 and 缺点，准备在1959年用更大的成绩来报答党的培养，庆祝伟大的建国十周年。

七女种棉花

刘家松

天渐渐黑下来，早已是收工的时候了。可是田野上欢笑声、号子声响个不停，人们依旧在紧张而愉快地劳动着。

我和霍邱县妇联的王多俊同志，站在新店镇南头。她用两手卷成个喇叭筒的形状，对着嘴，向田野里大声地呼唤着：“喂！……收工了！”

在这悠长的声音后面，跟着响起了一片清脆的回声：“等一等……王同志！”

“天都黑了，怎么还没收工？”我不禁问了一句。

王同志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样子，指着街旁一根竹杆：“你看，收工的旗子早降下来了，可是他们全不理睬；真正上下班的‘旗子’还是何兰英小组哩！”

“啊！何兰英小组竟有这样大的威望？”我一边想，一边跟在王同志后面，快步向田里走去。

路旁边，每块田头都插着一个小木牌，上面写着这块田的生产指标和管理措施。王多俊同志把手一指，说道：“你看，这一路棉田是清一色的丰产田，有青年队的，有红领巾队的，还有小姑娘队和老黄忠队的。种棉花一开始，人们都争着要和何兰英小组的丰产田靠在一起，说这样能学到干劲和经验。因此，丰产田就把新店镇紧紧地包围起来了。”

进了镇，两边墙壁上都画满了。什么墙头诗呀，丰产图呀，差不多都是赞扬何兰英小组棉花丰产田的。街头，人们嘴里谈

論的也大多是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于是我的心里便产生了想访问这位大跃进中的新人——何兰英同志的念头。

真不凑巧，听说何兰英这时生了病，正躺在医院里休养。

王多俊同志看到我显出失望的样子，就把非常了解何兰英的农业技术员许光华同志介绍给我。从他这里，我知道了何兰英试种棉花丰产田的详细情形。

“誰說姑娘們不能种試驗田？”

1957年的秋天，霍邱县新新高级农业合作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社员们大搞丰产试验田。新店镇上有七个要好的青年姑娘，看到这种情形，心里怪痒痒的，也想搞一块田试试。她们几个人一商量，大家都赞成。于是就选出年纪最大的二十七岁的生产队副队长何兰英为小组长。何兰英看到大家的劲头这样大，满心欢喜，就一口答应下来。主意已定，说干就干了起来。可是在当时，妇女搞试验田毕竟是桩稀罕事。开始，大家有些思想顾虑，所以只是暗暗地搞，对外丝毫不露一点风声。

1958年春耕开始，她们选定了靠南塘沿的五亩田作为试验田。把地犁了两交，挖了一交，深耕两尺多，前后耙了五次。接着，大家又把大粪、灰粪、墙土大一担小一担地往田里送。算算每亩平均大约有三千多担了。有些不明底细的人，看了直嚷嚷：“粪要上匀呀，不能偏心啊！”她们听了暗暗好笑，依旧沉住气，不吭一声。直到棉籽种下地，人们才发现原来她们是在种试验田。

听说几个姑娘们也要种试验田，有些人讽刺地说：“真不简单，几个女孩子也要显威风啦！”有的说：“种什么试验田，瞎胡闹！”

听了这些话，兰英她们的心里真是热辣辣的难受。乡党委书记江凤成同志知道了，就把她们找来，热情地鼓励她们。他